

随笔

读书可以治病

汪金友

明嘉靖三年(1524年)秋,《武宗实录》纂修官杨慎流放云南。离开北京后,杨慎被军士押解着天天赶路,吃不好,睡不好,感觉身体就像散了架一样,哪都不舒服。幸亏家人在包裹里给他带了一本《三国志》,晚上住下来时拿出翻翻,可暂时忘记烦恼和忧愁。

这一天,走到湖北江陵(荆州)长江畔时,看到一渔夫和一柴夫正在江边煮鱼喝酒。只见二人把酒言欢,谈笑风生。杨慎联想到三国时期各路英雄豪杰,顿生感慨,于是拿出纸笔,写下千古绝唱《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写下这首词以后,杨慎感觉豁然开

朗,连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这样的英雄人物,都已转头成空,自己又何必在乎是非成败?此后,杨慎心情大好,头也不疼了,胃也舒服了。

到了云南,杨慎寄情山水,笔落清香,在滇西30多年,创作了2300多首诗词,成为明代三大文人之首。他创作的这首《临江仙》,也成为名著《三国演义》的开场词。

《三国演义》第二十二回,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当时曹操患偏头痛,尤其是到了晚上,左边半个脑袋,疼得像要炸开一样。他吃了很多药,也无济于事。僚属们知道这个情况,一般都不敢晚上打搅曹操,生怕他因头疼而发脾气。

有一天,前线将士送来一篇公文,说是袁绍的部下陈琳写的,题目是《为

袁绍檄豫州文》。从头到尾,都是历数曹操的种种不端。

在这篇檄文中,陈琳从曹操的祖父开始骂起,说这个太监会在宫中像妖孽一样作乱。继而骂到曹操的父亲,说他本来是个小乞丐,被太监会收养后靠卖脏发财,又用钱买官,人品极其低下。

继而转入正题,把曹操拎出来,说这个宦官留下来的小丑,本来就是没有道德的混混,知恩不报,现在反而欺负皇帝,什么事都是他自己说了算,典型的想篡位。陈琳还说,曹操是最凶残的奸臣,绝对排名第一。谁能砍掉曹操的项,封五千户侯,赏金五千万。

僚属们觉得这是件大事,不敢不给曹操看,所以只得战战兢兢地送了进去。没想到,曹操看了之后,连声叫好。

每看一遍,都拍一下桌子,叫一声好。连看了三遍,叫了三声好。

当晚,曹操召集大家开会,并信心十足地说:“袁绍让陈琳写这样的文章,说明他已经黔驴技穷。如果我们乘胜追击,必将大败这小儿。不知为什么,我的头突然就不疼了,正好和大家一起进军。无论谁抓住陈琳,千万不要杀,我留他有重用!”

接下来的官渡之战,曹操终于打败了袁绍。后来的陈琳,也成了曹操帐下的谋士。

西汉时期的刘向在《说苑》中说:“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其实,读书不仅能够医愚,而且可以医火、医躁、医狂、医怒、医愁、医郁、医衰、医伤。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神清气爽,心情愉悦,很多病都可以好转。



诗路花语

满眼苍翠的风

(外二首)

林秋蓉

我坐在三月的夜晚
南国的沃野如崇武海的滚滚碧浪
蟋蟀是一位浪漫主义至上的歌唱家
在绵密春雨中吟咏一个甘冽的梦乡
满天星在山洞旁闪闪烁烁
每一颗都掉进我写给你的诗行

桃花站在曙光中
一吐芳华
山茶和蔷薇屏息静气
见证一场热烈的奔赴

在春天的午后

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呼吸
春日的清风和雨露
呼唤它们在广袤中拥抱田野时
轻轻地拂拂和濯濯
然后沉漫到无边无际的明净里
在三月行走,吹那满眼苍翠的风

在春天的午后
我牵着思想的野马
漫步在西湖之滨
要看风筝 稍微抬头
白云就会不经允许
撞入我的心房

向着阳光热烈奔赴

春天如约而至
遍地的草木迎风生长
我从寒冬赶来,沉重的梵音
并未惊扰到它们对阳光的崇拜
它们仍用岁月里最纯粹的颜色摇曳
倔强地沿袭蓬勃的节拍和步伐

湖心又是一声轻盈的泼刺
闪闪银光跃入眼帘
它们每天都在这个时候
看望临风而立的乌桕
以及鸟瞰渐次怒放的桃林

一阵清风拂面
白云翻涌 碧波粼粼
我停驻在绿色的笛音里
一寸一寸咀嚼春日限定的
美好时光

杉村谣

毛起谈

听一曲悠悠蝉哨
梦一回童年时光
摇一枝带针杉枝
是母亲招儿归晚
斜阳正红
炊烟渐淡
田间抓阄闹正酣

走一回水尾廊桥
记一段爷爷说唱
故事中爷爷的爷爷
踏过这桥征远方

赤子迸出杉树桩
心志飞凌树梢上
伯万老祖布奇局
马嘴电竞斗方张

萤灯夜读
单影远游
经天纬地创辉煌

杜鹃红遍处
瓦屋映青杉
举指点星夜
你我共星汉

游目骋怀

高山悠悠

叶荣宗

紫帽山,泉州境内四大名山之一。紫,山的颜色,青葱翠绿;帽,山的形态,宛如纱冠。

因与泉州的清源山隔江对峙,早期也被称作“对山”。南宋泉州知州王十朋描绘道:“清源水接南溟间,紫帽山齐泰岳秀。”号称泉州第一通的陈紫峰(陈琛)诗云:“清源水寒生北,紫染帽峰秀出南。”现代作家郁达夫游泉州时也发出感叹:“野分牛女领泉州,紫帽蓝溪景最幽。”

天下名山僧占多,处于“泉南佛国”的紫帽山,自然成为佛家、道门和儒者的首选地。建于唐宋的安福寺、尊胜院、普照寺、古玄寺,是释子诵经参禅的古刹;金粟洞、一真洞、盘古洞等,是道家修炼的胜地;妙峰堂、珠明院、草亭、小丹丘等,是儒学家研读的书轩。

好山好水,往往是古代官宦与名贤的钟情之地。自唐代“开八闽文教之先”的欧阳詹起,至清代闽地最后一位状元

吴鲁,数千仕子与才俊,无不与紫帽山关联。蔡清的《四书蒙引》、林希元的《四书存疑》、陈琛的《四书浅说》、王振熙的《四书达解》,被称作明代泉州易学四大名书,而他们都是泉州府晋江人,更是紫帽山的拜者与常客。

生所向往,死亦寄托,紫帽山承载着不少仕子的期望与梦想,他们身心所依,情愿归附,早把自己的名号冠以“紫”字。如陈琛号紫峰,苏浚号紫溪,王承箕号紫南,李贯号紫崖,苏隋号紫云,陈诏号紫台,田岷号紫山,何远亮号紫屏。更有不少泉晋名宦贤士归天之后,葬于紫帽山中,山林为伴,魂归故里。

登高方能见奇峻,无限风光在险峰。紫帽山主峰海拔高500余米,主峰上又分为左右两峰,这两峰是乐游者必达之巅峰。

左峰上有个金粟洞,最早为唐代道士郑文叔的修炼处。相传,宋宁宗皇帝曾亲笔题赠“金粟之洞”四字。元代襄帝有诗云:“千年世界藏金粟,半夜星辰绕玉梯。”

右峰上矗立着凌霄塔,为明代嘉靖初年晋江知县主持兴建。凌霄塔作为泉州城的文峰,20世纪90年代初重建,塔高五层,逐层上缩,塔形八角,塔顶为葫芦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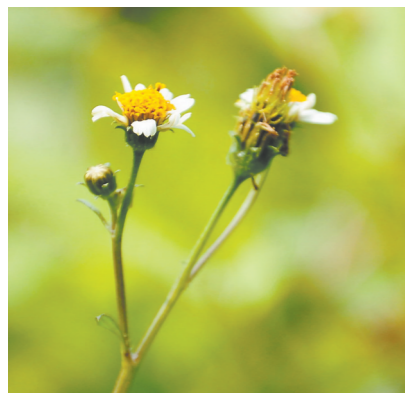
紫帽山西南麓,有一个千年古村称为紫星村,村里的王氏宗祠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已有630多年的建筑历史。风水宝地,自然有人栖居繁衍。有人,就会有故事。

如今,紫帽山上高高的气象塔楼,拔地擎天,遥望可见。似以一种热情相迎,又以一种畅快相敬!

心灵驿站

落花时节

绿萍



这个暮春时节,让我最先接收到落花消息的是合欢。

老历三四月间,雨反而比早先下得更紧致起来。细雨如丝地飘洒着,有入夏的节奏。校园南边的植物园地势呈上坡,开车经过时便格外小心起来。这一片当年是宋代进士江常的府邸。千年前的王府早已从地面消失殆尽,只有当年主人使用过的生活器皿,不时地从沉寂的地下被发掘出来。时光的漫长,同样检阅出了物种的生命力。最终,屹立于此处的树以不移的姿态,坚守得最为长久。它们直指云天,枝丫和枝丫交错着,已然连成一片荫翳,似乎有向天边弥漫的气势。

这么多的树中,又以合欢树最多。合欢树,摄人魂魄的莫过于一个“合”字。“合”即为“安”——花不老,叶不落,一生同心,世世合欢。也许传说中娥皇女英的魂魄真的与舜帝附在那树上,随同合欢树叶昼开夜合,也代表着世人期盼的相亲相爱吧。与周围的树木相比,合欢树没有柏树的挺拔身形,也没有榕树的深根茂叶。它的叶子像极了含羞

草,透着几丝清凉。此刻,天光穿过羽毛般细密的叶隙,投射下无数小小的光影,像一个细密的心绪,给后来人留下无尽品咂的况味。

接连几场细雨之后,一簇簇合欢花热烈地盛开着。丝丝绒绒的花朵,有如一一把把小巧玲珑的扇子,是花非花,是雾非雾,恍恍惚惚间有万千风情,更与何人说。一阵凉风起,满树的叶片不急不缓地摇摇欲坠,那清甜的花香,不疾不徐地在风里弥散。漫天的花瓣开始飞舞——它们先是肆意地在空中游荡几个回合,才晃晃悠悠地降落到地面。忽又一阵急风吹来,群花阵阵,开始无声无息地往下坠。花落的速度有快有慢,却不见一丝不舍的表情,似乎更有几分亢奋在风里荡漾。

树下,正好有一方新池,一池锦鲤。枝头的合欢花临水自照,不言不语;飘落到水中的,则大大方方地漂浮其上。望一眼树上池中,尽是深深浅浅的鹅黄,明媚而安然。

真正看尽花开花谢的,恐怕只有花农了。

清源山下有一个花市,周末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我有时会去走走看看。那么大的一个花市,少说也有百来户花农。他们终年忙碌于花事,自然是为了谋生。和其他行业的谋生手段略有不同的是,终日穿梭于花海之中,心情自然也是愉悦的。比较特别的是一对老年夫妻。说特别,是因为他们的园子只种月季。

朋友带我去的时候正值盛夏,恰是月季绽放芬芳的季节。刚入门,我一眼见到大棚下大片大片的月季花,一时惊呆了,一边走一边看,快到尽头时又现小路。往前走,眼前豁然开朗,那是一片露天的土地——月季直接栽种在这些敞开的土壤之上。这么大大小小从山脉绵延而下,都是天然的沃土。等到植株长大,看上哪一棵再移到花盆中带回。

我们在园子里走动观赏,夫妻俩依旧各自蹲在一个角落忙碌。只有花,在沉默的时间里静静地开着,静静地谢着。看到凋零的花叶,他们就举起手上的剪刀,毫不惋惜地剪下,然后扔在一旁空地上,任它们慢慢堆积起来,腐烂之后成为新的肥料。

不知不觉中,这世界已绿树成荫,落花满地。这年年岁岁的凡尘,有值得我抵达和记住的美好。



百姓记事

吃草记

林永芳

春雨初歇,春涧湍急,万木葱茏,万山如洗。桐花、栀子花、野蔷薇、野板栗……山头繁花簇簇,山路落英缤纷,孩子们踩着满地花瓣蹦蹦跳跳前行。

就在此时,人们忽然发现了宝——瞧,这么多芒叶!啊,我已经闻到芒叶板的香味了!

芒叶板,那可是客家人的“吃草”盛宴!顾名思义,芒叶便是苕麻的嫩叶。春暖花开时节,一丛丛芒叶在田头路尾簌簌萌长,隔几周再看,已是挤挤挨挨密密层层,在春风春雨中摇头晃脑,仿佛告诉人们:可以下手了。于是,客家妹子挎上篮子,趁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射之前,来到含珠带露的苕麻丛,十指飞舞,转眼采满一篮。

回到家,将芒叶洗净,放入沸水中余至软熟,捞出沥干,放入破壁机绞成泥,当然也可以放到砧板上剁成泥,再与米粉混合搓揉,和成板团。在更古老的年

代,没有碾米机,没有破壁机,客家人做芒叶板都是把余软的芒叶放到碓臼里,与泡软的大米一起,一边翻拌一边踩碎,做成芒叶板团。那时,一个生产队大概只有一座碓房,家家户户户轮着用,大人小孩围着一架碓臼,你负责翻拌,我负责踩碎,碓房里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做板团时,米的配比是有讲究的,糯米、粘米大致三比一,才能软硬适度。放水量也是有讲究的。水太少,要么无法成团,要么干燥开裂,客家人调侃说“硬得能砸死狗”;水太多则板子做好后拎起来就变形,放下去就粘锅。当然,有经验的“客家布娘”总能做到干湿合宜。接下来,把大大的板团分成一个个椭圆形或耳朵状的小板子,还可以做成饺子皮,里面包上香菇、肉、花生,上锅,或蒸,或炸,香喷喷的芒叶板就大功告成了。轻咬一口,齿颊生香,满心雀跃,顿觉万物萌长,心也

跟着春暖花开。

此刻,眼前就有这么多毛茸茸的鲜嫩芒叶,能不让人食指大动?于是叽里喳喳:快去摘快去摘……不行不行,你看这些芒叶长得青翠蓬勃干净齐整,怕是有主的,摘不得摘不得。

正在叹息遗憾,又有人欢叫:噢,艾叶!瞧,白头翁!

放眼望去,路边一株株艾草;尚未翻耕的稻田里,一大片都是白头翁。是啊,没有芒叶怕什么,还有艾叶,还有白头翁呢!

白头翁,就是鼠曲草,别名佛耳草、茸母等。它的叶子两面都有绵密的白绒毛,据说全草可入药,祛风除湿、解毒、调中益气、除肺中寒。它的功效,如同芒叶、艾叶一样,被说得眼花缭乱,我却只认一条:好吃。

此时的白头翁,已长得饱满肥硕而又尚未开花,正是最可口的季节。女人们立即拉着孩子踏入尚未播种秧的稻田,蹲下,拣那最肥最嫩的茎叶连芯一起摘下。第二天变成了一包包做好的板子,见者有份。

其中有一包,出现在我家门口的柜子上。打开门的刹那,一抹青翠跃入眼帘,顿觉自己就是那只幸福的小羊,耳畔响起《恍如隔世》:“小小羊吃着鲜鲜的青草,我吃着你做的奶酪。我问你奶酪为什么那么甜,你说那是我甜甜的笑啊……”